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實夫開燈花雨樓

按：黎篆鴻畢竟在那裏喫酒？原來便是羅子富的老相好蔣月琴家。李鶴汀先已知道，帶著匡二徑往東公和里來。匡二搶上前去通報。大姐阿虎接著，打起簾子請進房裏。李鶴汀看時，祇有四老爺和一個幫閑門客——姓于號老德的在座。四老爺乃是李鶴汀的嫡堂叔父二名叫李實夫。三人廝見，獨有主人黎篆鴻未到。李鶴汀正要動問，于老德先訴說道：「篆鴻來咪總辦公館裏應酬，月琴也叫仔去哉。俚說教倪三家頭先喫起來。」當下叫阿虎喊下去，擺臺面，起手巾。適值蔣月琴出局回來，手中拿著四張局票，說道：「黎大人來咪來哉，教耐咪多叫兩個局，俚四個局末也搭俚去叫。」于老德乃去開局票，知道黎篆鴻高興，竟自首倡也叫了四個局。李鶴汀祇得也叫四個，李實夫不肯助興，祇叫兩個。發下局票，然後入席。

不多時，黎篆鴻到了，又拉了朱藹人同來，相讓就坐。黎篆鴻叫取局票來，請朱藹人叫局。朱藹人叫了林素芬、林翠芬姊妹兩個。黎篆鴻說太少，定要叫足四個方罷。又問于老德：「耐咪三家頭叫仔幾花局嘍？」于老德從實說了。黎篆鴻向李實夫一看，道：「耐哈也叫兩個局咪。難為耐哉晚，要六塊洋錢咪哩，荒荒唐唐！」李實夫不好意思，也訕笑道：「我無處去叫哉晚。」黎篆鴻道：「耐也算是老白相嘍，故教叫個局就無撥哉。說出閑話來阿要無志氣！」李實夫道：「從前相好年紀忒大哉，叫得來做啥？」黎篆鴻道：「耐阿曉得？勿會白相末白相小，會白相倒要白相老；越是老末越是有白相。」李鶴汀聽說，即道：「我倒想著一個來裏哉。」

黎篆鴻遂叫送過筆硯去，請李鶴汀替李實夫寫局票。李實夫留心去看，見李鶴汀寫的是屠明珠，躊躇道：「俚光景勿見得出局哉哩。」李鶴汀道：「倪去叫，俚阿好意思勿來？」黎篆鴻拿局票來看，見李實夫仍祇叫得三個局，乃皺眉道：「我看耐要幾花洋錢來放來保箱子裏做啥，阿是我面浪來做人人家哉？」又慫恿李鶴汀道：「耐再叫一個，也坍坍俚臺，看俚阿有啥面孔！」李實夫祇是訕笑。李鶴汀道：「叫啥人哩？」想了一想，勉強添上個孫素蘭。黎篆鴻自己復想起兩個局來，也叫于老德添上，一並發下。

這一席原是雙臺，把兩祇方桌拼著擺的。賓主止有五位，座間寬綽得很，因此黎篆鴻叫信人都靠臺面與客人並坐。及至後來坐不下了，方排列在背後。總共廿二個信人，連廿二個娘姨、大姐，密密層層擠了一屋子。于老德挨次數去，惟屠明珠未到。蔣月琴問：「阿要去催？」李實夫忙說：「勸催，俚就勿來也無啥。」

李鶴汀回頭見孫素蘭坐在身傍，因說道：「借光，耐繃繃場面。」孫素蘭微笑道：「勸客氣，耐也是照應倪晚。」楊媛媛和孫素蘭也問答兩句，李鶴汀更自喜歡。林素芬與妹子林翠芬和起琵琶商量合唱。朱藹人揣度黎篆鴻意思，那裏有工夫聽曲子，暗暗搖手止住。

黎篆鴻自己叫的局倒不理會，卻看看這個，說說那個。及至屠明珠姍姍而來，黎篆鴻是認得的，又搭訕著問長問短，一時和屠明珠說起前十年長篇大套的老話來。李實夫湊趣說道：「讓俚轉局過來阿好？」黎篆鴻道：「轉啥局嘍？耐叫來咪末一樣好說說閑話個晚。」李實夫道：「價末坐該搭來，說說閑話也近便點。」黎篆鴻再要攔阻，屠明珠早立起身來，挪過坐位，緊靠在黎篆鴻肩下坐了。

屠明珠的娘姨鮑二姐見機，隨給黎篆鴻裝水煙。黎篆鴻吸過一口，倒覺得不好意思的，便做意道：「耐勸來瞎巴結裝水煙，晚歇口老太爺動仔氣，喫起醋來，我老老頭打勿過俚晚！」屠明珠格聲笑道：「黎大人放心。四老太爺要打耐末，我來幫耐末哉。」黎篆鴻也笑道：「耐倒看中仔我三塊洋錢哉，阿是？」屠明珠道：「阿是耐勿捨得三塊洋錢，連水煙纔勸喫哉？鮑二姐，拿得來，勸撥俚喫！勸難為仔俚三塊洋錢，害俚一夜困勿著。」

那鮑二姐正裝好一筒水煙給黎篆鴻吸，竟被屠明珠伸手接去，卻忍不住掩口而笑。黎篆鴻道：「耐咪來裏欺瞞我老老頭，阿怕罪過嘍？要天打個哩！」屠明珠那筒煙正吸在嘴裏，幾乎噲出來，連忙噴了，笑道：「耐咪看黎大人哩，要哭出來哉。哪，就撥耐喫仔筒罷。」隨把水煙筒嘴湊到黎篆鴻嘴邊。黎篆鴻伸頸張口，一氣吸盡，喝聲採道：「阿唷，鮮得來！」鮑二姐也失笑道：「黎大人倒有白相咪。」于老德向屠明珠道：「耐也上仔黎大人當水哉！水煙末喫仔，三塊洋錢勿著枉哩。」黎篆鴻拍手嘆道：「撥來耐咪說穿仔末，倒勿好意思再喫一筒哉晚！」說的合席笑聲不絕。

蔣月琴掩在一旁，插不上去。見朱藹人抽身出席，向榻床躺下吸鴉片煙。蔣月琴趁空，因過去低聲問朱藹人道：「阿看見羅老爺？」朱藹人道：「我有三四日勿看見哉。」蔣月琴道：「羅老爺倪搭開消仔，勿來哉呀。耐咪阿曉得？」朱藹人問：「為啥？」蔣月琴道：「故末也是上海灘浪一樁笑話：為仔黃翠鳳勿許俚來，俚勿敢來哉。倪從小來裏堂子裏做生意，倒勿曾聽見歇像羅老爺個客人。」朱藹人道：「阿有價事嘍？」蔣月琴道：「俚教湯老爺來開消，湯老爺搭倪說個晚。」朱藹人道：「耐咪阿曾去請俚？」蔣月琴道：「倪是隨便俚末哉，來也罷勿來也罷。倪搭說勿做末也做仔四五年咪，俚乃多花脾氣，倪也摸著點個哉。俚搭黃翠鳳來咪要好辰光，倪去請俚也請勿到，倒好像是搭俚打岔。倪索性勿去請！朱老爺耐看來咪，看俚做黃翠鳳阿做得到四五年。到個辰光，俚原要到倪搭來哉，也用勿著倪去請俚哉。」

朱藹人聽言察理，倒覺得蔣月琴很有意思，再要問他底細，祇聽得臺面上連聲：「請朱老爺。」朱藹人祇得歸席。原來，黎篆鴻叫屠明珠打個通關，李實夫、李鶴汀、于老德三人都已打過，挨著朱藹人豁拳。

朱藹人豁過之後，屠明珠的通關已畢。當下會豁拳的信人爭先出手，請教豁拳。這裏也要豁，那裏也要豁，一時袖舞鉤鳴，燈搖花顫。聽不清是「五魁」、「八馬」，看不出是「對手」、「平拳」。鬧得黎篆鴻煩躁起來，因叫乾稀飯：「倪要喫飯哉。」信人聽說喫飯，方纔罷休，漸漸各散。惟屠明珠迴不猶人，直等到喫過飯始去。

李鶴汀要早些睡，一至席終，和李實夫告辭先走。匡二跟了，徑回石路長安客棧。到了房裏，李實夫自向床上點燈吸煙。李鶴汀令匡二鋪床。實夫詫異，問道：「楊媛媛搭啥勿去哉嘍？」鶴汀說：「勿去哉。」實夫道：「耐勸為仔我來裏，倒白相來勿舒齊。耐去末哉晚。」鶴汀道：「我昨日一夜天勿曾困，今朝要早點困覺哉。」實夫嘿然半晌，慢慢說道：「夷場浪賭是賭勿得個哩。耐要賭末，轉去到鄉下去賭。」鶴汀道：「賭是也勿曾賭歇，就來咪堂子裏碰仔幾場和。」實夫道：「碰和是勿好算賭；祇勸賭，勸去闖出啥窮禍來。」鶴汀不便接說下去，竟自寬衣安睡。

實夫叫匡二把煙斗裏煙灰出了。匡二一面低頭挖灰，一面笑問：「四老爺叫來咪個老信人，名字叫啥？」實夫說：「叫屠明珠，耐看阿好？」匡二笑而不言。實夫道：「啥勿響嘍？勿好末，也說末哉晚。」匡二道：「倪看仔無啥好。就不過黎大人末，倒撫牢仔當俚寶貝。四老爺，難轉勸去叫俚哉，落得讓撥來黎大人仔罷。」實夫聽說，不禁一笑。匡二也笑道：「四老爺，耐看俚阿好嘍？門前一路頭髮末纔杏光個哉；嘴裏牙齒也剩勿多幾個；連面孔纔咽仔進去哉。俚搭黎大人來咪說閑話，笑起來阿要難看。一祇嘴張開仔，面孔浪皮纔牽仔擱去，好像鑲仔一埭水浪邊。倪倒搭俚有點難為情，也虧俚做得出多花神妖鬼怪。拿面鏡子來教俚自家去照照看，阿相像嘍？」實夫大笑道：「今朝屠明珠真真倒仔滿哉。耐勿曉得，俚名氣倒響得野咪，手裏也有兩萬洋錢，推扳點客人還來咪拍俚馬屁哉。」

匡二道：「要是倪做仔客人，就算是屠明珠倒貼末，老實說，勿高興。倒是黎大人喫酒個場花，阿是叫蔣月琴，倒還老實點。粉也勿曾拍，著仔一件月白竹布衫，頭浪一點點勿插啥，年紀比仔屠明珠也差勿多哉哩。好是無啥好，不過清清爽爽，倒像是個娘姨。」實夫道：「也算耐眼睛光勿推扳。耐說俚像個娘姨，俚是衣裳頭面多得來多勿過哉。為此著末也勿著，戴末也勿戴。耐看俚帽子浪一粒包頭珠有幾花大？要五百塊洋錢咪！」匡二道：「倒勿懂俚咪陸裏來幾花洋錢？」實夫道：「纔是客人去送撥俚咪個晚。就像今夜頭一歇歇工夫末，也百把洋錢哉。黎大人是勸緊，倪末叫冤枉煞咪，兩家頭難為廿幾塊。難下轉俚要請倪去喫花酒，

我勿去，讓大少爺一千仔去末哉。」匡二道：「四老爺末再要說笑話哉。到仔埭上海白相相，該應用脫兩錢。要是無投末叫無法子。像四老爺，就年勢間裏多下來用用末也用勿完啲。」實夫道：「勿是我做人家。要白相末陸裏勿好白相，做啥長三書寓呢？阿是長三書寓名氣好聽點，真真是鏟頭客人。」說得匡二格聲笑了。

不料鶴汀沒有睡熟，也在被窩裏發笑。實夫聽得鶴汀笑，乃道：「我說個閑話，耐啲陸裏聽得進？怪勿得耐要笑起來哉。就像耐楊媛媛，也是擋角色啲，夷場浪倒是有點名氣啲。」鶴汀一心要睡，不去接嘴。匡二出畢煙灰，送上煙斗，退出外間。實夫吸足煙癮，收起煙盤，也就睡了。

這李實夫雖說吸煙，卻限定每日八點鐘起身，倒是李鶴汀早晚無定。那日廿一日，實夫獨自一個在房間裏喫過午飯，見鶴汀睡得津津有味，並不叫喚，但吩咐匡二：「留心伺候，我到花兩樓去。」說罷出門，望四馬路而來。相近尚仁里門口，忽聽得有人叫聲「實翁」。

實夫抬頭看，是朱藹人從尚仁裏出來，彼此廝見。朱藹人道：「正要來奉邀。今夜頭請黎篆翁喫局，就借屠明珠搭擺擺臺面，俚房間也寬勢點。原是倪五家頭。借重光陪，千乞勿卻。」實夫道：「我謝謝哉哩，晚歇教舍侄來奉陪。」朱藹人沉吟道：「勿然也勿敢有屈，好像人忒少。阿可以賞光？」實夫不好峻辭，含糊應諾，朱藹人拱手別去。

實夫纔往花兩樓，進門登樓，徑至第三層頂上看時，恰是上市辰光，外邊茶桌，裏邊煙榻，撐得堂子都滿滿的。有個堂信認得實夫，知道他要開燈，當即招呼進去，說：「空來裏哉。」實夫見當中正面榻上煙客在那裏會帳洗臉。實夫向下手坐下，等那煙客出去，堂信收拾乾淨，然後調過上手來。

一轉眼間，喫茶的、吸煙的，越發多了，亂烘烘像潮涌一般，那裏還有空座兒。並夾著些小買賣，喫的、耍的、雜用的，手裏抬著、肩上搭著、胸前揣著，在人叢中鑽出鑽進兜圈子。實夫皆不在意，但留心要看野雞。這花兩樓原是打野雞絕大圍場，逐隊成群，不計其數，說笑話，尋開心，做出許多醜態。

實夫看不入眼，吸了兩口煙，盤膝坐起。堂信送上熱手巾，揩過手面，取水煙筒來吸著。祇見一隻野雞，約有十六七歲，臉上拍的粉有一搭沒一搭。脖子裏烏沉沉一層油膩，不知在某年某月積下來的。身穿一件膏荷蘇線棉襖，大襟上油透一塊，倒變做茶青色了。手中拎的湖色熟羅手帕子，還算新鮮，怕人不看見，一路盡著甩了進來。實夫看了，不覺一笑。那野雞祇道實夫有情於他，一直逕到面前站住，不轉睛的看定實夫，祇等搭腔上來，便當乘間躺下。

誰知恭候多時，毫無意思，沒奈何回身要走。卻值堂信蹣起一隻腿，靠在屏門口照顧煙客，那野雞遂和堂信說閑話。不知堂信說了些甚麼，挑撥得那野雞又是笑，又是罵，又將手帕子望堂信臉上甩來。堂信慌忙仰後倒退，猛可裏和一個販洋廣京貨的順勢一撞，祇聽得「豁琅」一聲響，眾人攢攏去看，早把一盤子零星拉雜的東西撒得滿地亂滾。那野雞見不是事，已一溜煙走了。

恰好有兩個大姐勾肩搭背趑趄而來，嘴裏祇顧唏唏哈哈說笑，不提防腳下踹著一面玻鏡子。這個急了，提起腳來狠命一掙掙過去；那個站不穩，也是一腳，把個寒暑表踹得粉碎。諒這等小買賣如何喫虧得起？自然要兩個大姐賠償。兩個大姐偏不服，道：「耐為啥突來啲地浪嘎？」兩下裏爭執一說，幾幾乎嚷鬧起來。堂信沒法，乃喝道：「去罷去罷，勳響哉！」兩個大姐方咕嚕走開。堂信向身邊掏出一角小洋錢給與那小買賣的。小買賣的不敢再說，檢點自去。氣的堂信沒口子胡咒亂罵。實夫笑而慰藉之，乃止。

接著有個老婆子，扶牆摸壁，迤邐近前，擠緊眼睛祇瞧煙客。瞧到實夫，見是單擋，竟瞧住了。實夫不解其故，祇見老婆子囁嚅半晌，道：「阿要去白相相？」實夫方知是拉皮條的，笑置不理。堂信提著水銚子要來沖茶，憎那老婆子擋在面前，白瞪著眼，「咳」的一聲，嚇得老婆子低首無言而去。

實夫復吸了兩口煙，把象牙煙盒卷得精光。約摸那時有五點鐘光景，裏外喫客清了好些，連那許多野雞都不知飛落何處。於是，實夫叫堂信收槍，摸塊洋錢照例寫票，另加小洋一角。堂信自去交帳，喊下手打面水來。

實夫洗了兩把，聳身卓立，整理衣襟，祇等取票子來便走。忽然又見一祇野雞款款飛來，兀的竟把實夫魂靈勾住。

第十五回終。